

# 闽语及其周边方言\*

张 振 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提要** 本文指出闽语有统一性和分歧性两个方面。讨论闽语时要注意闽语内部的南北分歧和东西分歧。同时,主要以词汇举例,说明闽语和周围的吴语、粤语、客家话都有密切的关系。具体说来,东部闽语和南部吴语有不少共同点;西部闽语跟客家方言有不少一致之处;南部闽语跟粤语、客家话都有明显的关系。

**关键词** 方言 闽语 吴语 粤语 客家话 相互关系

## 壹 闽语的定义

在汉语诸方言中,从有无明显的地域特征或方言特征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地域特征和方言特征显著的方言,例如《中国语言地图集》B7 晋语图,指出“晋语指山西省及其毗邻地区有入声的方言。”B6 是官话之六图,讨论西南官话的分布,指出“古入声今读阳平的是西南官话,古入声今读入声或阴平、去声的方言,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调值与西南官话的常见调值相近的,即调值与成都、昆明、贵阳[、重庆、武汉、桂林]等六处调值相近的,也算是西南官话。”B9 是吴语图,说明“古全浊声母多数点今仍读浊音,与古清音声母今仍读清音有别。古帮滂並[p p' b]、端透定[t t' d]、见溪群[k k' g]今音在发音方法上三分……这是吴语最主要的特点。”在讨论客家方言特点的时候,黄雪贞 1998 认为“客家话声调的特点在于古次浊上声与全浊上声都有读阴平的”,这个特点可以作为客家话区别于其他汉语方言的语音特征。因此,晋语、西南官话、吴语、客家话都属于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或方言特征的方言。湘语、赣语、官话方言中的东北官话、北京官话、中原官话、胶辽官话、兰银官话、冀鲁官话和江淮官话大致上也属于这一类方言。另一类是地域特征或方言特征不显著的方言,闽语、粤语、徽语、平话大致上都属于这一类的方言,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地说出它的地域特征或方言特征。《中国语言地图集》B12 闽语图只讨论内部各区的方言特征,有意避开了闽语共同的方言特征这一问题,笔者当时认为这是一个难题,应当留着进一步讨论研究。

最近二十年来,随着汉语方言分区问题的深入讨论,研究闽语的学者纷纷探讨能够概括闽语的方言特征,来回答“什么是闽语”这个看似简单实际很难的问题。黄典诚 1984 讨论闽语的

---

\* 本文原是一个详细提纲,曾在 1999 年 6 月 22—24 日于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的第六届闽语学术研讨会上宣读。1999 年 10 月 9 日—12 月 9 日,作者应邹嘉彦教授之邀,到由他主持的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进行学术研究,是以改写成本文。这里特向邹嘉彦教授,以及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的有关人员表示感谢。

张振兴,生于 1941 年,福建省漳平市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台湾闽南方言记略》、《漳平方言研究》等著作以及论文多篇。

特征,提出八条语音标准,三十五个口语常用字。显然这是缺乏概括性的,而且其中的有些标准跟周围其他的汉语方言有交叉,不是闽语方言区别于周围其他汉语方言的唯一特征。例如古非敷奉三母字今白读[p-]或[p'-],古知徹澄三母字今白读[t-]或[t'-]也见于周围大多数的客家话和部分的吴语或粤语;站立说“衙”,是闽语、粤语、客家话、南部吴语的共同词汇成分,并非闽语所特有。罗杰瑞 1988 根据闽语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多数读为不送气清音,少数读为送气清音的事实,提出十二个字作为闽语的鉴别字。假如某个方言“啼~哭头糖叠”四字读送气清音[tʰ],“蹄铜弟断袋豆腐毒”八字读不送气清音[t],那个方言可能就是闽语。这个见解显然有很大进步,李荣先生 1989 对此作了肯定。不过这条语音特征需要做一些补充。一是这十二个字并非所有闽语习见的口语常用字,例如“脰”《广韵》去声田侯切:“项脰”,当作脖子解。厦门脖子叫“颌颈”[am-ɿɿ kun-ɿ],只有上吊自杀有人说“吊脰”[tiau-ɿɿ tau-ɿ];二是碰到海南闽语或雷州半岛某些闽语方言时,必须另作说明。例如海口方言今无送气的塞音或塞擦音,古定母字“啼头糖叠”四字今读[h-]声母。必须说明,像海口这一类的闽语方言,来自定母字今读清擦音[h]声母,相当于其他闽语方言的[tʰ]声母。

参照罗杰瑞所提出的闽语语音特征,我们可以再提出“囡、厝、鼎”三条口语常用词语,作为闽语方言词汇的共同特征。以下比较福州、厦门、建瓯、永安、海口、雷州六处这三个常用词的读法:

	福州	厦门	建瓯	永安	海口	雷州
囡	ʼkiaŋ	ʼkiã	ʼkyiŋ	ʼkyeiŋ	ʼkia	ʼkia
厝	tsʼuoʼ	tsʼuʼ	tsʼioʼ	tʃʼiuʼ	siuʼ	tsʼuʼ
鼎	ʼtiaŋ	ʼtiã	ʼtiaŋ	ʼtiõ	ʼʔdia	ʼtia

现在再做一些说明。

囡,《集韵》上声羣韵九件切:“闽人呼儿曰囡”,唐·顾况写有“囡”诗,并自作题注:“囡,音蹇。闽俗呼子为囡,父为郎罢”,诗中有“囡生闽方”“郎罢别囡”“囡别郎罢”等语。闽语各地方言今仍管儿子叫“囡”,或作为子辈称呼的通用字眼儿,例如福州总称儿子和女儿叫“男女囡”[naŋ-ɿɿ ny-ɿɿ (k)iaŋ-ɿɿ],对孩子的昵称叫“囡命”[kiaŋ-ɿɿ miaŋ-ɿɿ];海口泛称子女叫“囡儿”[kia-ɿɿ zi-ɿɿ],泛称子孙叫“囡孙”[kia-ɿɿ tun-ɿɿ]。在笔者所看到的方言记录中,除了闽语以外,还没有发现有其他的汉语方言有这种说法的。闽语周围的方言中,吴语说“儿”说“囡”或说“子”,例如温州管儿子叫“儿”[ŋ-ɿɿ],上海管小孩儿叫“囡”[nə-ɿɿ],管男孩儿叫“儿子”[ni-ɿɿ tsɿ-ɿɿ],管女儿叫“囡儿”[nə-ɿɿ ŋ-ɿɿ]。赣语说“崽”,如南昌说[tsai-ɿɿ],男孩儿就叫“男崽子”[lan-ɿɿ tsai-ɿɿ],又叫“崽哩(子)”[tsai-ɿɿ li-ɿɿ (tsɿ)]。客家话说“儿”或说“子”,例如梅县管儿子叫“赖儿”[lai-ɿɿ ie-ɿɿ],长汀叫“子”[tsɿ-ɿɿ]。江西的于都也叫“子”[tsɿ-ɿɿ],还有“大子 tʰæ-ɿɿ tsɿ-ɿɿ、细子 se-ɿɿ tsɿ-ɿɿ、晚子排行最小的儿子 mā-ɿɿ tsɿ-ɿɿ、契子 tʰie-ɿɿ tsɿ-ɿɿ、义子 ni-ɿɿ tsɿ-ɿɿ”等说法。粤语大多数地方说“仔”,例如广州管儿子就叫“仔”[tsɰi-ɿɿ]。粤、客方言叫“仔”或“子”,跟赣语南昌话和其他一些方言的“崽”来历其实相同。

厝,闽语各地方言管整座房子叫“厝”,或作为与房子有关的事物叫名的通用字眼儿,例如厦门管祖传的、规模较大的房子叫“厝宅”[tsʼu-ɿɿ tʰe-ɿɿ],管单间的住房叫“厝间”[tsʼu-ɿɿ kiŋ-ɿɿ],管用稻草或茅草搭盖的屋子叫“草厝”[tsʼau-ɿɿ tsʼu-ɿɿ]。福州管一种结构简单,前后门相通的房子叫“厝团”[tsʼuo-ɿɿ (k)iaŋ-ɿɿ],管没有摆设的空房子叫“厝壳”[tsʼuo-ɿɿ kʰɔy-ɿɿ]。海口方言嘴里说[siuʼ],书面上写作训读字“室”,房子也叫“室头”[siu-ɿɿ hau-ɿɿ]或“房室”[ʔbaŋ-ɿɿ]

siu<sup>1</sup>。根据海口方言跟其他闽语方言的对应规律,训读字“室”在来历上有两种可能,一是相当于福州、厦门等地的“厝”;一是《广韵》去声宥韵似祐切的“岫”:“山有穴曰岫”,但声调不合。在笔者所看到的方言记录中,除了闽语以外,在闽语周围的吴语、赣语、客家话、粤语中或其他汉语方言中也未见有这种说法的。例如吴语上海叫“房子”[βā<sup>1</sup> tsɿŋ<sup>1</sup>],温州叫“屋”[u<sup>1</sup>],宁波可以叫“屋”[o<sup>1</sup>],“房屋”[vō<sup>1</sup> o<sup>1</sup>],也可以叫“房子”[vō<sup>1</sup> tsɿŋ<sup>1</sup>]。赣语、客家话和粤语几乎都叫“屋”,例如南昌说[u<sup>1</sup>],梅县[vuk<sup>1</sup>]或“屋舍”[vuk<sup>1</sup> sa<sup>1</sup>],江西于都[vu<sup>1</sup>],广州[ok<sup>1</sup>]等等。这里顺便说说,闽语通用的“厝”字,《广韵》去声暮韵仓故切:“置也”,大概不是本字。闽语方言中常见细音的读法,如上引永安的[tʃi<sup>1</sup>u<sup>1</sup>],海口的[siu<sup>1</sup>],建瓯的[tsi<sup>1</sup>o<sup>1</sup>],又福建尤溪读[ts'y<sup>1</sup>],松溪读[ts'yo<sup>1</sup>],这些读法不符合古合口一等字“厝”字在闽语方言里的古今语音演变规律。综观闽语各地方言的读音,其本字可能是今读去声的“处”字,《广韵》去声御韵昌据切:“处所也”。但是“厝”字通行闽语各地,同时又是一个最常用的地名字,方言研究在字形上应当遵从“名从主人”的原则,仍以写作“厝”字为宜。

鼎,闽语各地方言管一种做饭用的锅叫“鼎”,也作为与此有关的事物叫名的通用字眼儿。鼎是一种铁铸的锅,有大、小之分,宽口,弧圆底,有双耳。旧时厨房用具不讲究,常常一鼎多用,小的鼎既用来烧饭,也用于炒菜,现在农村烧饭炒菜多分开用具,鼎大概多用于炒菜了。例如福州统称铁锅叫“鼎”[tiāŋ<sup>1</sup>],灶台上放鼎用的环形座儿叫“鼎窝”[tiāŋ<sup>1</sup> uo<sup>1</sup>],焖饭时紧贴在鼎的焦了的一层饭叫“鼎巴”[tiāŋ<sup>1</sup> pa<sup>1</sup>],鼎的盖儿叫“鼎片”[tiāŋ<sup>1</sup> (p'-)mieŋ<sup>1</sup>],鼎的外底或灶口上的烟子叫“鼎烟”[tiāŋ<sup>1</sup> ieŋ<sup>1</sup>]。厦门管锅巴叫“鼎疔”[tiāŋ<sup>1</sup> p'i<sup>1</sup>],把多用于做铁锅的一种铸铁叫“鼎銼”[tiāŋ<sup>1</sup> sɿ<sup>1</sup>]。值得注意的是,《福州方言词典》和《厦门方言词典》在“鼎”之外还收入了“锅”字的条目,说明这两个地方鼎与锅不同。福州的“锅”[kuo<sup>1</sup>]指铝锅、沙锅等非铸铁制的炊事用具,也指盛酒、菜等用的陶器,把铝锅叫“锅锅”[kuo<sup>1</sup> kuo<sup>1</sup>],又叫“轻锅”[k'iŋ<sup>1</sup> (k-)ŋuo<sup>1</sup>]。厦门鼎与锅的差别与福州不一样,铝制的陶制的叫锅不叫鼎,铝锅叫“沙釐锅”[sa<sup>1</sup> li<sup>1</sup> e<sup>1</sup>],沙锅叫“塗锅”[t'u<sup>1</sup> e<sup>1</sup>],但口语里说“锅仔”[e<sup>1</sup> a<sup>1</sup>]多指铝锅、沙锅,也可以指很小的铁锅,又说“銼锅”[sɿ<sup>1</sup> e<sup>1</sup>]用来泛指铁锅。不过“补锅补鼎”,锅与鼎还是分得很清楚的。海口“鼎”字口里说[ʔdia<sup>1</sup>],书面上却常写作训读字“锅”,所以口语里不像厦门一样区分锅与鼎,即使铝制的锅也叫“铝鼎”[li<sup>1</sup> ʔdia<sup>1</sup>]。在我们所见的闽语周围的吴语、客家话、粤语或赣语的记录材料中,只在《于都方言词典》和《南昌方言词典》中见到有关“鼎”字的说法。《于都方言词典》184页有“安鼎”[ɿ<sup>1</sup> tiā<sup>1</sup>]一条(安字下加圆圈点,表示同音字),注为“灶台紧靠在铁锅边的烧开水的器具”,这个跟闽语中的“鼎”多少有些关系,但还是不同的。锅在于都叫“镬头”[vɿ<sup>1</sup> t'eu<sup>1</sup>]。《南昌方言词典》195页有“鼎罐”[tin<sup>1</sup> kuon<sup>1</sup>]一条,注为“一种生铁铸成的煮饭的锅,形状有点像钵,锅的上缘有两个铁丝弯成的提手。”这个用法跟闽语的“鼎”最接近。不过南昌通用的说法还是“锅”[uo<sup>1</sup>],管用铸铁浇注成的锅叫“生铁锅”[saŋ<sup>1</sup> t'iet<sup>1</sup> uo<sup>1</sup>]。吴语方言中有的只说“锅”,有的只说“镬”,有的地方既用“锅”又用“镬”,分派的用处都不同。上海老派“镬子”[βo<sup>1</sup> (或 βo<sup>1</sup>) tsɿŋ<sup>1</sup>]指敞口、倒锥形的锅;“锅子”[ku<sup>1</sup> tsɿŋ<sup>1</sup>]指较深、平底的锅,不过现在一般“镬”“锅”不分,多说“镬子”了。温州通称“镬”[ho<sup>1</sup>],但铝制的平底锅叫“铅锅儿”[k'a<sup>1</sup> ku<sup>1</sup> ŋ<sup>1</sup>]。粤语都说“镬”,例如广州[uok<sup>1</sup>]。客家话有的说“镬”,例如梅县[vok<sup>1</sup>];有的说“镬头”,例如上举江西于都。但我们注意到,据罗昕如1998,远离闽语地区的湖南新化,既用“鼎”字,又用“镬”字。锅碗瓢盆统称为“鼎镬家儿”[ti<sup>1</sup> ɿ<sup>1</sup> o<sup>1</sup> ka<sup>1</sup> tɕi<sup>1</sup>],炒菜的锅子叫“镬”[o<sup>1</sup>],煮饭的锅子叫“鼎”[ti<sup>1</sup> ɿ<sup>1</sup>],大铁锅叫“麻镬”[ma<sup>1</sup>

oɿ], 沙锅叫“沙鼎”[saɿ tiʃɿ], 菜锅盖叫“镬盖”[oɿ kœɿ], 饭锅盖叫“鼎盖”[tiʃɿ kœɿ], 固定在煤火灶旁边热水的锅子叫“□鼎”[œinɿ tiʃɿ], 铝锅子叫“镬铁鼎仔”[pinɿ t'ieɿ tiʃɿ tsœɿ], 又叫“洋铁鼎仔”[yɔɿ t'ieɿ tiʃɿ tsœɿ]。总之, 新化方言“鼎”字的用法十分普遍, 跟闽语方言几乎完全相同。新化方言属于湘语娄邵片, 也许还有其他的湘语方言也有“鼎”字的说法, 值得仔细调查。

以上“团、厝、鼎”是三个通行闽语各地方言的口语常用词。从现有资料来看, “团、厝”均不见于其他汉语方言, 我们把它叫做闽语方言严式特征词。“鼎”虽然见于周围的于都、南昌方言, 但语义上和闽语方言的用法有明显距离; 新化方言的“鼎”虽然在语义上和闽语相同, 但跟闽语方言在地域上有明显的距离, 我们管“鼎”叫做闽语方言的宽式特征词。这些特征词可以成为判别闽语和非闽语的最重要根据之一。当然, 闽语的特征词不只这三个, 还可以找出另外的特征词。例如闽语各地方言管脚叫“骹”, 《广韵》又作“跖”, 肴韵口交切: “胫骨近足细处”, 汉语其他方言都叫“脚”。从语音上来说, “咬”字可能也是闽语的特征词。“咬”字又作“𪔐”, 汉语方言中包括官话、吴语、粤语、客家话、赣语、湘语都来自《广韵》上声巧韵五巧切: “齧也”, 是一个古疑母字。但闽语跟其他方言不同, 都来自《集韵》上声巧韵下巧切: “齧骨”, 是一个古匣母字。现在, 可以结合罗杰瑞 1988 提出的闽语十二个鉴别字读音, 进一步完善闽语的定义。假如某个方言“啼头糖叠”四字读送气清音[tʰ], “蹄铜弟断袋豆脰毒”等八字读不送气清音[t], 并且管儿子叫“团”, 管整座房子叫“厝”, 管锅叫“鼎”, 那个方言可能就是闽语。用这个定义检验《中国语言地图集》B12、B13 两幅图里闽语区域的方言点, 包括邵将区里的方言点, 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 贰 闽语的分歧性

汉语方言有统一性的一面, 又有分歧性的一面。从东北的哈尔滨到西南的昆明, 从东部的南京到西部的乌鲁木齐, 纵横数百万平方公里, 包括好几亿人口, 人们互相之间的通话没有太大的困难, 这是统一性的一面。但是我国的东南地区, 大致上包括长江中下游以南, 京广线南段两侧以东的大片区域, 方言种类繁多, 分歧很大, 所谓“五里不同俗, 十里不同音”, 这是分歧性的一面。

对整个汉语方言的这种评价, 同样适用于评价闽语。上文讨论闽语的定义, 很好地说明了闽语内部统一性的一面。至于说到闽语的分歧性, 那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语言地图集》B12 闽语图把闽语分为闽南、莆仙、闽东、闽北、闽中、琼文、邵将七个区, 各区之间的互相通话都是有很大困难的。即使同一个区里方言片、方言小片, 甚至同小片不同方言点之间的互相通话也会发现不少障碍。当讨论整体闽语时, 需要强调闽语的统一性; 当讨论闽语内部的差别, 讨论闽语与周边其他汉语方言关系的时候, 就必须重视闽语的分歧性了。本文后面将讨论闽语和周边方言的关系, 因此这里也将着重讨论闽语分歧性的一面。鉴于闽语七区里面, 其中有六个区的方言主要中心都在福建境内, 下文讨论时主要以福建省境内的闽语方言举例。台湾省境内的闽南话, 广东省东部潮汕片闽南话, 可以用福建省南部泉漳片闽南话作代表。海南省琼文区和广东西部雷州半岛的雷州片方言, 从移民历史、方言事实等因素考察, 跟闽南区比较接近, 也可以不单独讨论。

首先讨论闽语的南北分歧。闽语的南北分歧历来为语言学家所重视。本世纪四十年代以后赵元任在 *Cantonese Primer* 一书里, 把汉语方言分为九区, 其中把“厦门—汕头方言”和“福州方言”分立, 与客赣方言、湘语、吴语等其他方言并立。1948 年上海申报馆《中国分省新图》

第五版“语言区域图”把汉语方言分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南语、闽北语、徽州方言”等十一个单位,其中闽南语、闽北语分立。1955年在讨论汉语规范化问题的时候,有学者把汉语方言分为八区,“闽南方言”与“闽北方言”也是分立的。这种南北分立的主张尽管地理概念不太明确,但方言的特征是十分显著的。这一点单从表面上观察就可以给人很深刻的印象。假设从莆仙地区经永春、大田、永安一带划一条闽语的南北界线,界线以北包括闽江流域一带为闽北,界线以南晋江、九龙江流域一带为闽南。那么从南望北看,方言的韵母数目逐渐减少,例如厦门话韵母多达八十二个,再望南的广东潮阳话韵母竟达九十个。望北走古田话的韵母是四十七个,福州话的韵母如果不计鬆紧音的差别也才四十八个,而建瓯话的韵母竟少到只有三十四个。从北望南看,方言的韵母种类越来越繁复。以辅音韵母为例,北部除了宁德、周宁等少数方言点有[-m -n -ŋ]和[-p -t -k]等辅音尾韵母外,多数方言点只有[-ŋ]和[-ʔ]尾韵母,而建瓯、松溪、建阳等方言点只有[-ŋ]韵尾,望南走一进入闽南方言区的地界,如永春、泉州一线,[-m -n -ŋ]和[-p -t -k -ʔ]等辅音韵尾俱全。用最简单的比较方法就可以看到如此显著的分歧,还用得着怀疑“闽南方言”和“闽北方言”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吗?

下面以福州话和厦门话为例,进一步讨论闽语的南北分歧。

福州话和厦门话的差别最主要的表现在语音上,词汇上的差别较小。除了上文说到的以外,还有几条很重要。例如:

①福州话有[y yo yŋ yoŋ yʔ yoʔ]等撮口呼韵母,如“桥 kyoŋ, 香 xyoŋ<sup>1</sup>”。厦门话没有撮口呼韵母,福州读撮口呼的字厦门一般读为齐齿呼或合口呼。

②福州话韵母有“鬆音”与“紧音”之别。这是韵母和声调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阴平、阳平、上声、阳入跟紧音韵母相配,阴去、阳去、阴入跟鬆音韵母相配。紧音韵母里的主要元音比鬆音韵母较高或较前。从紧音变鬆音,还往往出现单韵母变复韵母,细音变洪音,合口撮口变开口的变化。大家都知道,厦门话韵母是没有这种差别的。

③福州话无鼻化韵,厦门话有系统的鼻化韵母。厦门话的鼻化韵主要出现于咸深山臻宕江臻梗通几摄,但果假遇蟹止效流七摄也有读鼻化韵的字,如“艾 hiã<sup>1</sup>, 枋 kuãi<sup>1</sup>”。因此,讨论厦门这一类方言的时候,应当尽量避免使用阴声韵、阳声韵这类叫名。

④福州话多音节连读,后字声母常发生有规律的音变现象,它的变化往往为前一音节韵母所决定。厦门话没有明显的类似的变化,但厦门话频繁的有规则的变调现象,却是福州话所望尘莫及的。

⑤福州话文白异读相对说来比较少,厦门话的文白异读明显地成为两个系统的读音。有人说闽语的文白异读很显著,这个说法太笼统。

⑥福州话和厦门话一些口语常用词不一样。据陈章太、李如龙 1991 举例如下:

	道路	衣裳	眼镜	书本	(味)香
福州	埕 tuo <sup>2</sup>	衣裳 ci ɿluoŋ	眼镜 ʔiaŋ ɲiaŋ <sup>2</sup>	书 ɿtsy	香 xyoŋ
厦门	路 lo <sup>2</sup>	衫裤 ɿsã k'ɔ <sup>2</sup>	目镜 bak <sup>2</sup> kiã <sup>2</sup>	册 ts'e <sup>2</sup>	芳 p'an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说到的语音差别对福州话来说都是系统性的,在闽东、闽北,甚至闽中一带的闽方言中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从这种鲜明的南北分歧中,可以提出两种假设:一种假设是南北闽语早期来历相同,后来由于南北经济文化的差别,使原来十分一致的共同闽语产生了分化,形成现在的南北分歧;另一种假设是南北闽语早期来历本来就不一样,只是由于长期的

融合过程,才形成了现在的南北闽语。前一种假设是由合到分的过程,后一种假设是由分到合的过程。但是,不论哪一种假设被认为是合理的,我们相信南北闽语确实有过漫长的碰撞或磨合的历史。这可以从现在的莆仙方言中得到证明。在闽语的分区里,莆仙方言区所辖范围只限于莆田、仙游两县,即旧兴化府地区,在地理上正处于以福州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和以厦门为中心的南部地区的交界处,因此在方言上形成了自己突出的个性。例如管“桌子”叫“床”[tsʰuŋ],福州、厦门读[s-]声母的字,莆田话都读成边擦音[ɬ-]声母。这两个特点在福建境内的闽语方言中都是独一无二的,雷州半岛的闽语方言中也有同类的词汇语音现象,很可能是莆仙一带的移民带去的。但是莆仙方言有很多似榕(福州)非榕,似厦(门)非厦的模糊性,例如莆田话有撮口呼韵母,多音节字组里后字声母受前字韵母的影响而发生有规律的音变,都没有鼻化韵母,只有[-ŋ -ʔ]两个辅音韵尾,也管道路叫“埕”[təu],管灰尘叫“墘尘”[ɬoŋ ɬeŋ]。这些都跟福州话完全相同。莆田话韵母没有“紧音”和“鬆音”的差别,文白异读自成两套读音系统,口语里说“狗、茄、芳”不说“犬、紫菜、香”。这些都跟厦门话十分一致。莆仙方言的这种现象,是南北闽语长期碰撞或磨合的结果,给人们带来无限的遐想。

现在再来讨论闽语的东西分歧。福建境内东西闽语大致以南北走向的戴云山脉为界线。戴云山脉东侧直至沿海平原闽南、莆仙、闽东三区为东部闽语,有的学者称为海岸闽语;戴云山西侧以及北端闽中、闽北、邵将三区为西部闽语。邵将区的邵武方言的归属有不同意见,可以暂时搁置。海南省的琼文区和雷州半岛的雷州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更加靠近东部三区的闽语,与西部三区的闽语有较大的距离。早期的闽语研究横向观察较细,纵向对比不足。关于闽语的东西分歧,过去注意的不够,一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特别是1960年前后的福建汉语方言普查以后,才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中国语言地图集》B12图说明文字中说到:“就福建省境内而言,东部沿海地带平常认为是闽语的中心,西部地带是客家话,中部地带是具有某些客家话性质的闽语地区。从东望西,闽语的成分逐渐减少,客家话的成分逐渐增多。”本文所说的西部闽语,所指的就是福建省中部地带具有某些客家话性质的闽语。

东部三区的闽语,尤其是福州话和厦门话,尽管有很多分歧,但比较于西三区而言,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仍然很多。从语音上看,东部三区闽语的声母都符合典型闽语“十五音”系统,福州话今声母跟《戚林八音》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厦门话今声母跟《彙音妙悟》和《雅俗通十五音》的承继关系也一目了然。恰恰在这一点上,西部闽语尤其是闽中一带的闽语跟东部闽语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分歧,西部闽语突破了典型闽语的“十五音”系统。例如沙县、永安一带,古精庄章三组字分化为舌尖前音[ts tsʰ s]和舌叶音[tʃ tʃʰ ʃ]两套声母,古精组字都读[ts tsʰ s],古庄章组字主要读[tʃ tʃʰ ʃ]。古精庄章组字今声母的分化,对汉语方言来说具有类型学上的意义,不可小看其价值。另外,西部闽语地区广泛存在古来母字今读[s-]声母的现象,例如:

	露	卵	螺	鳞	笠
永安	souʰ	ʰsum	ʰsue	ʰʃi	ʰʃye
沙县	suʰ	ʰsuĩ	ʰsue	ʰsõi	ʰsai
建瓯	su²	sou²	so²	saŋ²	se²
松溪	sou²	sueiŋ²	ʰsuei	ʰsaŋ	syœ²

这种边音声母擦音化的变化,东部闽语现在还没有记录。其他汉语方言也还没有发现有这方面的报告。对此,罗杰瑞、梅祖麟1971有专文讨论,可资参考。从词汇上看,一些口语常用词也有很明显的差别,下面根据陈章太、李如龙1991,摘举“他单数第三人称、人、猪、泥土、雾、说话”

为例,对比东部闽语福州、莆田、厦门和西部闽语永安、沙县、建瓯等六处方言的说法。

	他	人	猪	泥土	雾	说话
福州	伊 i	农 ɲəyŋ	猪 ɕty	塗 t'u	雾 ɲmuo	讲话 'kouŋ ua'
莆田	伊 i	农 ɲaŋ	猪 ɕty	塗 t'ou	雾 pu'	讲话 'kouŋ ua'
厦门	伊 i	农 ɲaŋ	猪 ɕti	塗 t'o	雾 bu'	讲话 'kouŋ ue'
永安	渠 ɲy	人 ɲã	猪 'k'yi	泥 ɲle	露 sou'	话事 uo' ɲia'
沙县	渠 ɲy	人 ɲɛiŋ	猪 'k'ye	泥 ɲle	露 su'	话事 ua' sai'
建瓯	渠 ky	人 ɲeiŋ'	猪 'k'y	泥 nai'	露 su'	话事 ua' ti'

以上比较条目中,“人”和“猪”的说法尤其值得注意。东部闽语管人叫“农”,是典型闽语的说法,来历久远,详见黄典诚 1980。西部闽语管猪叫“猪”,见《方言》卷八,又《广韵》上声尾韵虚岂切:“楚人呼猪”,用法历史也很悠久。由此可见,东西闽语的分歧不是偶然的。有学者问,在闽语的内部分歧中,是南北分歧是主要的,还是东西分歧是主要的?回答这个问题有困难。因为无论是南北闽语或东西闽语,到目前为止,都还缺乏全面的、细致的比较研究,不论是量化数据或性质上的轻重,我们现在都缺乏根据。其实,这个问题无关宏旨。重要的是要承认闽语同时存在南北分歧和东西分歧,这是一样都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由于要强调东西分歧而忽略南北差异,在讨论整体闽语时难免陷入困境,反之亦然。

### 叁 闽语跟周边方言的关系之一

现在可以进一步讨论闽语与周围的汉语方言的关系。闽语北邻吴语,西部和西南部与客家话相接,南部与粤语交界,本节实际上是讨论闽语与吴语、客家话、粤语的关系。邵将区的闽语是跟赣语区域相邻的,区内邵武一带的方言具有许多赣语的特点,其间的密切关系显而易见,因此本文暂不讨论。上文细说闽语的定义和闽语的南北分歧和东西分歧是为本节的讨论张目的。

首先必须指出闽语在周边方言中,有它的特殊性。上文讨论闽语的定义,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可以再举例子说一说。从南方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稻子说起。南方以稻米为主粮,水稻种植的历史到底起于何时尚待考证,但年代久远是可以肯定的。北方以前基本不种水稻,近几十年来也只是小面积种植。反映在汉语的词汇上,稻子及相关的说法,可以成为南北方言的区别词。北方“稻子”指田里的植株,“稻谷”指未去壳的稻子的子实,“稻米”指去壳以后的子实(也可以说“大米”,但口语一般不单说“米”,单说“米”在北方方言中多指小米)。三项东西的中心语素都叫“稻”。并非重要作物,无需细分。南方则不同,稻子的说法是三分的。下面举闽语福州、厦门、雷州、建瓯,吴语上海、宁波、温州、金华,客家话梅县、江西于都,粤语广州、东莞等十二处方言为例。

	福州	厦门	雷州	建瓯	上海	宁波
稻子	柚 tiuɿ	柚 tiuɿ	柚 tiuɿ	禾 oɿ	稻 dɔɿ	稻 dɔɿ
稻谷	粟 ts'uoʔɿ	粟 ts'ikɿ	粟 ts'iakɿ	粟 syɿ	谷 koʔɿ	谷 koʔɿ
稻米	米 miɿ	米 biɿ	米 biɿ	米 miɿ	米 miɿ	米 miɿ
	温州	金华	梅县	于都	广州	东莞
稻子	稻 dɛɿ	稻 touɿ	禾 voɿ	禾 vɿɿ	禾 uɔɿ	禾 vɔɿ
稻谷	谷 kuɿ	谷 koʔɿ	谷 kukɿ	谷 kuʔɿ	谷 kokɿ	谷 kokɿ
稻米	米 meiɿ	米 mieɿ	米 miɿ	米 miɿ	米 mɛiɿ	米 mɔiɿ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稻子也可以成为闽语、吴语、粤语和客家话的区别词。吴语是“稻谷米”三分自成一类,粤语和客家话是“禾谷米”三分另成一类,证明粤、客方言十分亲近。闽语也自成一类,但东西部有差别,东部是“柚粟米”三分,“柚”《集韵》去声宥韵直祐切:“稻实”,古今所指不完全一致;西部是“禾粟米”三分,永安、沙县一带稻子的植株都叫“禾”,跟粤、客一致,但稻实都叫“粟”,跟其他闽语一样。这个古老的事实,再次证实了闽语在周围汉语方言中的独立性质,也说明了闽语内部的分歧,这种分歧跟周围的方言是有密切关系的。

其次应该说明,我们不能过分强调闽语在周围方言中的特殊性质。过去的闽语研究文献中,有些存在夸大这种特殊性质的倾向,应该引起注意。一方面是现有划分的各大区、区的汉语方言中,每一种方言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质,具有自己明显的特点。闽语周边的吴、客、粤诸大方言无一不是如此的。例如吴语方言的古臻音、遇擦音声母“三分”,很多地方还管看叫“望”,如上海[mãɿ],宁波[uõɿ],金华[moŋɿ];客家方言一部分古全浊声母上声字今读阴平调,单数第一人称我说“偌”,如梅县[ŋaiɿ],于都[ŋæɿ],把东西藏起来不说口浪切的“囤”,而说“俚”,《广韵》去声劲韵防正切又蒲径切:如梅县[piaŋɿ],于都[piãɿ];粤语方言韵母的长短音系统,管看叫“睇”,《集韵》去声霁韵大计切:“说文目小视也。南楚谓眇曰睇”,如广州[tʰeiɿ],都是它们独立性质的明显特征。另一方面是闽语和它周边的吴、客、粤等诸大方言,是我国南方最大的汉语方言共同体,无论是从形成的历史基础来看,还是发展演变的规律来看,都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以下举“散、鬥”这两个口语常用的共同词汇成分来讨论。

散,《集韵》上声厚韵他口切:“展也”。这是一个闽、吴、客、粤方言普遍使用的口语常用词。例如闽语福州话打开(包着或卷着的东西)说[tʰauɿ],歇一歇,休息说“散气”[tʰauɿ kʰeiɿ],擤鼻涕说“散鼻”[tʰauɿ pʰeiɿ],捆扎着的东西散开脱落了说“散散”[tʰauɿ saŋɿ]或“散口”[tʰauɿ loɿ];厦门话用得更加广泛,发泄怨愤说“散气”[tʰauɿ kʰiɿ],使通气,透气则说“散气”[tʰauɿ kʰuiɿ]或“散风”[tʰauɿ hoŋɿ],对人开导、启发说“开散”[kʰuiɿ tʰauɿ],抽身走开说“散退”[tʰauɿ tʰeɿ],摆脱(纠缠)说“散脱”[tʰauɿ tʰuaɿ]。吴语上海话展开说[tʰɿɿ],急躁、冒失、不镇定说“散乱”[tʰauɿ loɿ];金华说[tʰiuɿ],喘气说“散气”[tʰiuɿ tʰeɿ];温州说[tʰauɿ],呼吸说“散气”[tʰauɿ tsʰɿɿ],叹气说“散大气”[tʰauɿ dʰuɿ tsʰɿɿ],气喘吁吁说“散气不力”[tʰauɿ tsʰɿɿ fuɿ leiɿ]。粤语广州话说[tʰeuɿ],歇暑假说“散暑”[tʰeuɿ syɿ],歇凉儿说“散凉”[tʰeuɿ loɿ]。客家方言梅县话说[tʰeuɿ],很多地方的客家话也有“散气、散大气”等说法。

鬥,《广韵》字形作“鬪”,去声候韵都豆切:“说文遇也”。《说文》段注:“凡今人云鬥接者,是遇之理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今木工所谓鬥榫是也”。今方言写作“鬥”。《厦门方言词典》138页记作[tauɿ],共有①帮忙、协助,②和谐相处,配合得来,③凑合,凑数,④总计,合计,⑤比赛争胜等五个义项,同时收入“鬥散比喻凑一份以便使某种活动能进行、鬥散帮忙、鬥无闲①帮助、帮忙,②比喻添麻烦、鬥扭一种纽扣、鬥手助手、鬥头协作的人、鬥闹热凑热闹、鬥心适适合别人的兴趣,叫别人高兴、鬥阵(许多人)结伴、鬥空串通、勾结、鬥伴搭伴、鬥搭①融洽,②配合”等口语常用词语,可见日常使用频率之高。福州话说[tauɿ],基本语义跟厦门话差不多。这个字眼在闽语周围的方言也是很常用的。例如吴语上海话说[tʰɿɿ],管对眼(两眼的瞳孔同时向中间倾斜)叫“鬥鸡眼”[tʰɿɿ tʰeiɿ ŋeɿ];宁波话说[tʰœɿɿ],逆水说“鬥水”[tʰœɿɿ sɿɿ],顶风说“鬥风”[tʰœɿɿ foŋɿ];金华话说[tʰiuɿ],写字不按正确的笔顺,胡拼乱凑说“鬥鬥”[tʰiuɿ tiuɿ];温州说[tauɿ],对眼说“鬥眼”[tauɿ ŋaɿ],五步蛇(一种毒蛇)叫“鬥蝮”[tauɿ vuɿ],旧时两个戏台竞赛演出说“鬥台”



[tauŋL deŋL], 打架说“鬥打”[tauŋL tieŋ], 众人凑钱聚餐说“鬥伍吃”[tauŋL ŋɿ ts'ɿŋL]。粤语广州话说[teu-], 使用范围与语义组合跟闽语非常相似。《广州方言词典》185—186 页, 收入“鬥架势比闊气、比排场、鬥字拼字、鬥负气互相赌气、鬥大比地位高、鬥鸡眼、鬥走赛跑、鬥口角争吵、鬥靚比美、鬥醒比闊气、鬥八宝阵法、鬥智、鬥𦏧①比闊气, ②比本事、鬥驳辩论、鬥木做木工活儿、鬥肉韧鬥气”等口语常用词语。客家方言梅县话说[teuŋ], 各种事情都凑在一块儿说“鬥五恰六”[teuŋ ŋɿ k'apɿ liukɿ], 紧急说“鬥紧”[teuŋ kinɿ], 互相残杀说“鬥杀”[teuŋ satɿ]。

闽、吴、粤、客方言类似“敲、鬥”这样的共同词汇成份,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来。有时候, 各方言之间习用字形的差异, 会掩盖语词相同来历的本质。例如粤语多数方言管睡觉叫“瞓”, 广州[fən-], 东莞[fən-]。其实“瞓”是粤语地区通行的俗字, 本字就是“睡”, 也广泛通行于闽语、吴语、客家话等诸大方言。值得指出的是, 这样的共同词汇成份, 其通行区域, 有时还更广泛。就以“敲、鬥”两字来说, 也是湘语、赣语、平话方言的口语常用词, 跟南方诸大方言相邻的一些官话方言, 例如扬州、徐州、柳州、武汉等地, 也常见有这两字的说法。

#### 肆 闽语跟周边方言的关系之二

现在可以进一步说明闽语和吴语、粤语、客家话的具体关系。先拿“站立、没有“有”的否定、吃(饭)、滴(水)、鼻子”五个口语常用词为例, 比较闽语福州、厦门、建瓯, 粤语广州、东莞, 客家话梅县、江西于都, 吴语上海、宁波、温州等十处方言的说法。

	站立	没有	吃(饭)	滴(水)	鼻子
福州	倚 k'ieŋ <sup>2</sup>	无 ɿmoŋ	食 sieŋ <sup>2</sup>	滴 teiŋ <sup>2</sup>	鼻 p'eiŋ <sup>2</sup>
厦门	倚 k'iaŋ <sup>2</sup>	无 ɿboŋ	食 tsiaŋ <sup>2</sup>	滴 tiŋ <sup>2</sup>	鼻 p'ĩŋ <sup>2</sup>
建瓯	倚 k'yɛŋ <sup>2</sup>	无 'mauŋ	𦔻 ieŋ <sup>2</sup>	滴 tiŋ <sup>2</sup>	鼻 p'ĩŋ <sup>2</sup>
广州	倚 'k'eiŋ	冇 'mouŋ	食 sekŋ <sup>2</sup>	滌 tɕeiŋ <sup>2</sup>	鼻 peiŋ <sup>2</sup>
东莞	企 'k'ɕiŋ	冇 'mɔuŋ	食 səkŋ <sup>2</sup>	滴 təkŋ <sup>2</sup>	鼻 pɕiŋ <sup>2</sup>
梅县	倚 ɿk'ĩŋ	无 ɿmoŋ	食 sətŋ <sup>2</sup>		鼻 p'ĩŋ <sup>2</sup>
于都	倚 ɿtɕ'ieŋ	冇 ɿmoŋ	食 ɕeŋ <sup>2</sup>	滴 tieŋ <sup>2</sup>	鼻 p'ĩŋ <sup>2</sup>
上海	立 lieŋ <sup>2</sup>	冇 fɿmŋ 阳舒	喫 tɕ'iaŋ <sup>2</sup>	滌 tiŋ <sup>2</sup>	鼻头 bieŋ <sup>2</sup> ɿ dʏŋ <sup>2</sup>
宁波	立 liŋ <sup>2</sup>	冇 mŋ <sup>2</sup>	喫 tɕ'yoŋ <sup>2</sup>	滌 tiŋ <sup>2</sup>	鼻头管 bɛŋ <sup>2</sup> ɿ dɔɛŋ <sup>2</sup> kũŋ <sup>2</sup>
温州	倚 'geŋ	冇 'nauŋ	吃 ts'ɿŋ <sup>2</sup>	滌 teiŋ <sup>2</sup>	鼻头 beiŋ <sup>2</sup> ɿ dʏŋ <sup>2</sup>

下面对这六个口语常用词略作说明。

站立, 闽、粤、客方言内部有很大的一致性, 绝大多数地点都说“倚”, 《东莞方言词典》写作“企”是粤、港、澳等粤语地区通行的俗字, 非本字。倚, 《广韵》上声纸韵渠绮切, “立也”, 古全浊声母上声, 福州、厦门读阳去, 广州、东莞、温州读阳上都是通例。建瓯读阳入, 梅县、于都读阴平也符合当地方言古今声调演变规律。吴语内部的说法略有分歧, 上海和宁波都说“立”, 《温州方言词典》记录说“倚”, 钱乃荣 1992 记音相同, 但字形写作“陞”, 据张惠英《崇明方言词典》第 163 页也说“倚”[geiŋ]。

没有, 闽语福州、厦门, 客家话的梅县、于都都是阳平调, 字形上从俗写作“无”或“冇”, 其共同来历当是古开口一等豪韵明母字。建瓯方言这个字的来历与此相同, 古平声浊音声母今读上声在建瓯是通例。粤语的广州、东莞字形也写作“冇”, 是阳上调, 显然跟赣语南昌、湘语长沙

的“冒”来历一致。吴语的说法内部也不一样,温州说[‘nau<sub>1</sub>],钱乃荣 1992 记作“嗯□”[nou<sub>1</sub>],和上海、宁波不同,跟闽语、客家话也不一样,来历待考。

吃(饭),除了建瓯以外,闽语、客家话都说“食”,福州本地也写作“食”或训读字“吃”。建瓯说[ie<sub>2</sub>],西部闽语各地点说法与此相似,例如永安[ia<sub>2</sub>]、沙县[‘ie]、松溪[ie<sub>2</sub>],《建瓯方言词典》写作“饣”,《广韵》叶韵筠辄切:“饣田”。但陈章太、李如龙 1991 是讲究本字的,“吃不得”这几处方言都写作“食怀得”或“饣食得”。粤语中心地区如广州、东莞等地也说“食”,但粤语的非中心地区多数地点都说“喫”,见于《广韵》入声锡韵苦击切:“喫食”。据詹伯慧、张日昇 1998 第 602—603 页,粤西十县市中高要、四会、广宁、德庆、怀集、南丰、新兴、平远等八处都说“喫”,只有云城、罗定两地说“食”。笔者有一次在韶关大学作短暂停留,曾与中文系庄初生老师讨论到这个现象,庄老师说粤语地区原来应该都是说“食”的,后来大批江西移民进入粤西等地,带来赣语区“喫”的说法,并逐渐取而代之。这个见解颇有道理。吴语上海、宁波也说“喫”。这个说法通行于吴语方言大部分地区,也常见于湘语、赣语各地,如长沙说[tə‘ia<sub>1</sub>],南昌说[tə‘ia<sub>2</sub>1<sub>1</sub>]。南部吴语除了说“喫”外,永康说“食”[ze<sub>2</sub>1<sub>1</sub>],跟闽语一样,而温州说“吃”,和北京等多数官话方言一致。《广韵》入声迄韵居乙切:“语难。汉书曰司马相如吃而善著书也”,是“口吃”的意思,跟现代汉语方言里吃饭、吃东西的“吃”音义都无关涉。北京、温州等地的“吃”,从历史上看相当于入声三等昔韵的昌母字。

滴(水),闽语、客家话都说“滴”,见于《广韵》入声锡韵都历切:“水滴也”。闽语、客家话表示数量少,一点儿也说“滴”或“一滴仔”。《于都方言词典》95 页“滴”做量词,如“一滴水”“一滴油”等,记音为[tie<sub>1</sub>’],表面上看韵母和声调都特殊,但 45 页“差滴仔”[ts’a<sub>1</sub> tie<sub>2</sub>1<sub>1</sub> ts<sub>1</sub>]的[tie<sub>2</sub>1<sub>1</sub>]是阴入调,跟其他闽客方言完全一致。我们还注意到,“滴(水)”字的说法也见于湘语、赣语以及很多的官话方言,分布范围极其广泛。上海、宁波、温州都说“滂”,见于《集韵》去声霁韵丁计切:“泣貌,一曰滴水”。粤语的情况很有意思。“滴(水)”,《东莞方言词典》275 页作“滴”,跟闽、客方言一样,但《广州方言词典》115 页作“滂”,跟吴语方言完全相同,这个记录在近期的粤语方言材料中难得见到。据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方小燕先生告知,现时广州人的口语中不说“滂”[təi<sub>1</sub>],而说“滴”[tik<sub>1</sub>]。年轻人固然全不说,连中老年人(至 80 岁)也不说。但在惯用语里,“滂”字还可偶而一见,如说“口水滂滂滂口水垂滴状,形容嘴馋或羡慕某事的神态 xəu<sub>1</sub> tɕɔy<sub>1</sub> tæ<sub>1</sub> tæ<sub>2</sub>1<sub>1</sub> tɕi<sub>1</sub>”。如果表示数量少,粤语多数地点都说“啲”,有的同时也说“滴”,例如广州说“一啲一点儿”[iət<sub>1</sub> ti<sub>1</sub>],“一啲啲一点点儿”[iət<sub>1</sub> ti<sub>1</sub> ti<sub>1</sub>],“滴多一丁点儿”[tek<sub>1</sub> tœ<sub>1</sub>],“滴滴一点点”[tek<sub>1</sub> tek<sub>1</sub>]。像广州话这样“啲”“滴”音义分化的情况跟南昌、长沙等地的方言有某种类似之处,很值得进一步调查研究。

鼻子,各点方言表面上看都说“鼻”,实际上不一致。从汉语方言考察,“鼻”字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广韵》去声至韵的“毗至切”,见于闽语、粤语、客家话,有的读阳去,有的读阴去,例如福州话[p’ei<sub>1</sub>’]是鼻子,名词,阴去调;又[p’ei<sub>1</sub>’]是用鼻子闻,动词,阳去调。另一个当是入声全浊声母,即宋闽县人孙奕《示儿编》卷十八“声讹”条“以鼻为弼”的说法,这个读音《切韵》失收了(详见李荣 1982 第 39 页),见于上举吴语上海、宁波、温州等地。长沙读[pi<sub>1</sub>],南昌读[p’it<sub>1</sub>],北京读[pi<sub>1</sub>]也是来源于入声的读音。

从以上的比较不难看出,闽语跟客家话、粤语有很亲近的关系,跟吴语,尤其是温州等地的浙南吴语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可以就此作进一步的讨论。

吴语南北差别也比较大。关于浙南吴语跟闽语的关系,《中国语言地图集》B9 吴语图的文

字说明有非常简单明了的介绍。归纳起来,最重要的有三条:①闽语把“人”说作“依”,整个吴语区这个词的说法正好分为两大派,北部多说[ɿnɿn/ɿnɿŋ],音同“银”,南部多说[ɿnoŋ/ɿnəŋ/ɿnaŋ],音同“依”或“能”,跟闽语类似。②闽语远指多说作“许”,吴语瓯江片也说“许”,如温州[‘hi]、乐清[‘ai]。③吴语龙衢小片跟闽语相同点更多,如庆元管“脚”说“骹”[ɿk‘ɔɔ],管“家”说“处”(厝)[tɕ‘ye’],管“袖子”说“手腕”[‘tɕ‘ye ‘iɛŋ]。等等。罗杰瑞 1990 例举了浙江西南部江山方言中类似闽语的成分,语音方面五条,词汇方面十条,其中也包括“戍伤遇切“舍也”,即上文的处(厝)骹农即依”等字。有一点需要说明,以上所举的例子中,如管人叫“农”或“依”,浙南吴语只是跟东部闽语相同,跟西部闽语还是不一样的,沙县、永安等西部闽语说“人”不说“农”或“依”。温端政 1991 描写了浙南苍南县境内灵溪话(浙南闽语)、龙港话(南瓯语)、钱库话(浙南蛮话)、金乡话、畚话等五种方言,游汝杰、杨乾明编纂的《温州方言词典》,他们都提供了更多的浙南吴语和闽语相互关系的事实。闽语(尤其是东部闽语)跟吴语,特别是浙南吴语有着密切关系,这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在注意到闽语和南部吴语之间的密切关系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区别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点从上文比较举例中已经可见一斑。可以再举一个更深层次的例子。把蔬菜中不能吃的部分择除,留下可吃的部分,北京说“择菜”,“择”字来自《广韵》入声陌韵场伯切:“选择”。择菜的“择”吴语内部说法不同,北部吴语包括上海等地叫“拣”,南部吴语温州等地也说“拣”(这一点又跟粤语的多数地点方言一致),但金华等地叫“择”,例如曹志耘《金华方言词典》记作[dzəʔ<sub>41</sub>],用于“择菜、择意故意,特意、择日子”等,也是来自场伯切。据我的同事谢留文先生研究发现,客家话梅县、翁源、连南、东莞(清溪)、揭西、秀篆、武平、长汀、宁化、宁都、大余、瑞金、于都,闽语建瓯、福州、厦门、潮州等地也叫“择”,如梅县[t‘okɿɿ]、于都[t‘ɿɿɿ]、建瓯[tɔɿɿ]、福州[təʔɿɿ]、厦门[təʔɿɿ]等。根据古今语音演变规律,《广韵》场伯切来的“择”字不能解释梅县、福州等地的读音,应该另有来历。比照《广韵》“禪”字有场伯切和徒落切两读,《集韵》“禪、蟬”两字有直各切和达各切两读,客家话、闽语里的“择”字,相当于《广韵》的徒落切,只是韵书失收了。就是说,金华等地南部吴语的“择”来自场伯切,闽、客方言的“择”来自徒落切。界限分明,两不相混。

粤语和客家话之间的亲近关系是早就知道的。《中国语言地图集》B8 是东南地区汉语方言图,文字说明中指出,“你是谁? 这是什么? 是不是?”的“是”,好像在粤语和客家话里都说“係”,粤语和客家话之外,还不知道有其他方言“是”说“係”的。因此,判断词的说法成为粤、客方言亲近关系的生动例证。闽语和客家话之间的亲近关系,近年来也受到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最系统性地讨论这个问题的,大概当推罗杰瑞和张光宇。罗杰瑞 1988[中译本 1995]直接了当地说:“客家话和闽语很接近,如果不是同一个来源,就不好解释”。并且指出,闽、客方言至少有三方面的共同特点:①中古舌上声,闽语仍读舌头音,客家话也有这种遗迹。②边音鼻音很多字,都读阴调类。③闽、客方言有一些共同用词。张光宇 1996 完全把闽、客方言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交叉讨论,论证闽、客方言的亲近关系可谓用心良苦。但是,闽、粤方言之间的关系如何? 这个问题较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从上文说到的很多例子,已经可以证实闽语和粤语、客家话之间存在着十分亲近的关系。同样,也不能夸大闽、粤、客方言的这种亲近关系。如果举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包括深层次的差别,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闽语、粤语、客家话、吴语(尤其是南部吴语)以及赣语等诸方言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共同体,我们可以从语法的角度,以“有”字句做进一步的讨论。闽语、粤语、客家话普遍存在“有”字句:

郑懿德 1985 对福州方言的“有”字句有详细的描写和分析。其中有三种句式是北京话所没有的:

①有+动词(或动词短语),具有肯定动作、行为的真实存在或业已发生等功能。例如:

伊厝有养鸡鸭他家是养了鸡鸭的 i- ts'uou ou-uai yonul kie-ŋ a?。

我有接到通知我接到通知了 ŋuai ou-uai tsie? kau t'uŋ t-ni。

我有吃(食)饱我吃饱了 ŋuai ou-uai sie? pa。

②有+形容词,这种形式的肯定陈述句一般是后续句而不是始发句,并对后面的形容词起强调或申辩作用。例如:

汝大概无食饱你大概没有吃饱吧 ny tai-ŋ k'-ai-ŋ s-lie? pa! ——有饱饱了 ou pa!

伊有无癩他癩吗 i ou mo-ŋ tie? ——有癩是癩 ou tie。

③有+够,其中“有+够”表示数量足;“有+够+形容词”表示程度高。例如:

再加滴团就有够了再加一点儿就够了 tsai-ŋ ka-ŋ tei-ni? kian tsiu ou-uai kau lao。

只双鞋有够长这双鞋够太了 tsi-ŋ s-ləyŋ e ou-uai kau touŋ。

郑懿德在文章最后指出,方言“有”字句的用法的异同还可以作为划分方言区域的一个重要参考。

李新魁等 1995 对广州方言语法进行研究时,也专门讨论了“有”字句。指出“有”字句是肯定句的一种,“有”是助动词,肯定后头谓词性成分所叙述的动作、行为、情况等已经存在或已经发生。例如:

我有交保管费啊我交了保管费了。

防火措施都有经常强调嘅防火措施经常强调的。

琴日我哋有去过阿嬷个度昨天我们到奶奶那儿去过。

黄雪贞 1994 讨论客家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时,指出客家话“有”字可以表示“已经,已然”的“已”,“有”字可以用在动词前,也可以用在动词后(宾语前)。以梅县方言为例:

佢有来电话他来电话了 ki iu-ŋ loi t'ien-ŋ fa。

你有着寒衣无你穿了冬衣没有 n iu-ŋ tsok hon i-ŋ mo?

佢买有木瓜了他买了木瓜了 ki mai iu-ŋ muk kua-ŋ e。

大家都分有钱无大伙儿都分到了钱没有 t'ai-ŋ ka-ŋ tu-ŋ pun iu-ŋ ts'ien mo?

以上三位作者的描写有详有略,分析角度也不一样,但对“有”字句的主要用法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这是所描写方言区别于北京话的最重要语法特征之一。吴语里有无类似的用法,现在还没有看到专门的讨论。但跟北部闽语相邻的浙南吴语,却是有某些记录的。据游汝杰、杨乾明《温州方言词典》280 页“有”字条目下的例句:“渠啦该几年不晓得扭宕钞票近来,人家家庭妆起有显”,这是形容词之前用“有”的例子。又据郑张尚芳先生告知,“有”字在温州方言的用法,跟闽语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们希望有机会看到详细报道。“有”字句在汉语方言的分布范围有多大,现在还没有调查研究,但是把它作为闽、粤、客方言以及浙南吴语亲近关系的又一例证则是没有问题的。

## 伍 引申的话题

现在可以对本文的讨论略加引申,讨论一点相关的问题。我们既要看到闽语的统一性,又要看到闽语的南北分歧和东西差异,闽语内部的分歧性还是十分引人注意的。跟周围的吴语、客家话、粤语相比较,闽语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但不应夸大这种特殊性。这是因为闽语和它周

围的吴、粤、客以及赣语等方言是汉语南方方言最大的共同体,互相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具体说来,东部闽语跟南部吴语,尤其是浙南吴语有不少共同点;西部闽语跟客家方言的联系特别密切;南部闽语跟粤语、客家话都有明显的关系。因此,在具体研究问题的时候,应该把闽语跟周围的方言逐一进行比较,要是笼统地说闽语跟那一个方言就有特别的关系,难免碰到一些困难。

这种状况比较符合闽语及其周围地区的历史地理事实。关于早期的历史地理事实,请参看陈国强等 1988,这是一本简单明了的著作。总之,闽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地理环境,接受周围地区历史地理环境和方言文化影响的条件并不完全一样,所以有了它今天分歧性的一面,这种分歧性有时是很大的。再从历史上来看,汉以后的闽中郡延及隋唐,所管辖的地区恰好包括今天福建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浙南地区,浙南地区与福建东部沿海独得海上交通之便,因此南部吴语,尤其是浙南吴语跟闽语,特别是东部闽语形成了很多的共同点。福建西部地区是客家人最重要的聚居地之一,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就注意到,历史上的客家移民和说闽语移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西部闽语跟客家方言的联系特别密切。至于说到南部闽语跟粤语、客家话的关系,那是显而易见的。广东境内粤语、闽语(闽南区的潮汕片)、客家话相互为邻,几成鼎立之势,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正在情理之中,详见詹伯慧 1990;再说,长期以来闽、粤、客地区大批移民海外,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众多的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华人社区,他们在语言上的互动趋势,对闽、粤、客方言不能不产生重大作用。以上只是简单的说一说,详细的叙述将需要相当冗长的篇幅,这不是本文作者能胜任的任务。

讨论方言与方言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引起了起来越多学者的兴趣。闽语与周围方言的关系很自然成为焦点的话题。这可能跟闽语的某些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曾经被不适当夸大多少有点儿关系。撇开这个不说,讨论闽语跟周围方言的关系还是很有意义的,正如讨论其他方言之间的关系一样有价值。因为讨论方言之间的关系,将大大地促进方言比较研究的开展。就现状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不够深入的。而且这种比较研究还带有难以避免的片面性,例如比较的材料很少,取材的个人随意性太大,不能全面照顾方言事实等等。本文的研究也有片面性。有感于以往讨论这个话题时,语音的材料多,词汇的材料少,本文作者更多地侧重于从词汇的角度讨论问题。但是词汇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其系统性却远不如语音的系统性整齐,并且可供方言比较之用的词汇系统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只能举一些重要的例子来说明。这就难免带上个人随意性的色彩,事实上也就很难全面地照顾方言事实。是以疏漏之处定然不少,望高明指正。

## 主要参考文献

本文参考了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以下几种分卷本:冯爱珍《福州方言词典》(1998),周长楫《厦门方言词典》(1998 重排本),李如龙、潘渭水《建瓯方言词典》(1998),陈鸿迈《海口方言词典》(1998 重印本),张振兴、蔡叶青《雷州方言词典》(1998),许宝华《上海方言词典》(1997),汤珍珠、陈忠敏、吴新贤《宁波方言词典》(1997),曹志耘《金华方言词典》(1998),游汝杰、杨乾明《温州方言词典》(1998),张惠英《崇明方言词典》(1998 重排本),黄雪贞《梅县方言词典》(1998 重印本),谢留文《于都方言词典》(1998),白宛如《广州方言词典》(1998),詹伯慧、陈晓锦《东莞方言词典》(1998 重印本),熊正辉《南昌方言词典》(1998 重印本)。此外还参考了下列文献资料:

- 陈章太、李如龙,1991,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1—483,北京。
- 陈国强等,1988,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389,北京。
- 黄典诚,1980,闽语人字的本字。《方言》4:312—313。
- 1984,闽语的特征。《方言》3:161—164。
- 黄雪贞,1988,客家方言声调的特点。《方言》4:241—246。
- 1994,客家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方言》4:268—276。
- 罗杰瑞,1988,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中译本《汉语概说》,张惠英译,语文出版社,1995,北京]。
- 罗杰瑞,1990,江山方言中类似闽语的成分。《方言》4:245—248。
- 罗昕如,1998,新化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336,长沙。
- 李 荣,1982,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126,北京。
- 1989,汉语方言的分区。《方言》4:241—259。
-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1992,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1—518,厦门。
- 李新魁,1994,广东的方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540,广州。
- 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方,1995,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606,广州。
- 刘晓南,1997,从宋代福建诗人用韵看历史上吴语对闽语的影响。《古代汉语研究》4:31—35。
- 梅祖麟、罗杰瑞,1971,试编几个闽北方言中的来母s声字。(台湾)《清华学报》9:1—2:96—105。
- 钱乃荣,1992,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1121,上海。
- 温端政,1991,苍南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367,北京。
- 许宝华、汤珍珠主编,1988,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1—581,上海。
- 詹伯慧、张日昇主编,1988,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之二)。广东人民出版社,1—467,广州。
- 詹伯慧、张日昇主编,1998,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1—744,广州。
- 詹伯慧,1990,广东省境内三大方言的互相影响。《方言》4:265—269。
- 张光宇,1996,闽客方言史稿。南天书局,1—277,台北。
- 郑懿德,1985,福州方言的“有”字句。《方言》4:309—313。

## Min Dialect and its Neighbours

Zhang Zhenxing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are two dimensions in Min dialect: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Much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and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 Min dialect. Mainly exemplified from the vocabulary point of view, a close relationship can be found between Min dialect and Wu dialect, Yue dialect and Hakka, that is, there are a lot of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eastern Min and the southern Wu dialect, and also between the western Min dialect and Hakka. There are obvious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and Yue dialect and Hakka.

**Key words** Min dialect, Wu group, Yue dialect, Hakka, interrelationship.